

有温度的文创

——《永乐大典》描字纸的文化内涵

□ 周启群 益普索中国消费科技研究院

我手头放着几张国家图书馆的新文创——《永乐大典》描字纸。近些年文创热，但是“有温度”的文创并不多，这几张《永乐大典》描字纸，恰恰是不多的、让我很想专门来说一说的文创产品。文创产品不一定要选贵重文物做素材，但首先第一眼要觉得有意思，当人们再仔细琢磨一下的时候，一定要有话题感。这几张《永乐大典》描字纸，一眼看去，纸上铺满手工描绘的红色栏框，里面大大小小的朱墨两色字体，有的实写，有的双勾，分朱墨两色，周边还有各种图章和标注的痕迹，看上去整张叶子很有趣，不像人们通常见到的红模字那样整齐划一的米字格里面一个个堆砌整齐字体。我想任何人第一眼看去，总会觉得很生动，如果小学生真的用它练练字，总会觉得它不同寻常的有趣。但是这种“有趣”的感觉恰恰凝聚了众多复杂的文化元素。

我手里这张《永乐大典》描字纸，以优质纸张上精细的印刷很好展现了“馨”字页的原貌。整页描字纸由朱丝版框占据主要篇幅，这种朱丝栏在原书中完全是手绘的。叶子正文除了明初典型的台阁体用朱墨两色铺陈之外，还有双勾的籀文、小篆、汉隶、真书、行书、草书等若干种“馨”字的写法，并且每一种写法都注明了来源，例如隶书就有《华山碑》等六种，行、草则有智永和张旭，今天无论是书法初学者还是有一定基础的爱好者，看着琳琅满目的满纸汉字盛宴，有谁能不心生欢喜呢，而有一定书法知识的人又会觉得很有看头。要知道，准确摹写各种碑体并且双勾出来，在当年是多么大的挑战。

不用说在描字纸上写真草隶篆，就是大篇幅的台阁体，也是很值得按照底子来描写的，毕竟嘉靖年间的录副书手是经过“糊名考试”挑选出的109位善书人，一笔一笔写出来的，我们今天的电脑字库完全不能与之相比。由于要满足不同版面的排版需要，电脑字库的字体是“死的”，而《永乐大典》这种人工手写的字体是“活”的。关于台阁体，有人认为与清代流行的馆阁体一脉相承，也有人认为是独立的两种字体，而我的看法是，台阁体与馆阁体是不同的，它在高度规范、高度统一的同时，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一种文人色彩的轻灵，而不像馆阁体那种庙堂气的沉重。

这张描字纸上面更有趣的，是带有“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贵重书”（及编号）等汉字图章和看不懂的俄文图章，以及若干铅笔标注的号码，还有为本文授权标志的“国家图书馆监制章”。对于小朋友，这些无非是各种小图案，而深究下去，这些印记展现了神秘的《永乐大典》中，作为这张文创底本的原书的沧桑历程。

《永乐大典》本身非常神秘，它独特地以《洪武正韵》编排的方式，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人们至今仍说不清楚为什么这部书不是按照经史子集这样的人们习惯的标准分类方式，而用《洪武正韵》是因为什么。浩繁巨帙的原书到了清末已经保存不全，而今天存世的所有《永乐大典》都是原书修成之后誊写的副本，由于它的神秘和珍贵，从清朝后

期开始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从王公贵族到私人藏书家，以及海外觊觎者，都在想尽办法能够得到一册《永乐大典》。在当年的外国搜求者当中，日本的收藏最多。日本的东洋文库接收英国人莫里循在庚子事变中得来的5册《永乐大典》，并且在1943年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一起，从被鲁迅先生称为“傻公子”的湖州刘承幹的藏书楼嘉业堂处购得49册《永乐大典》，并一直收藏在满铁大连图书馆。1945年大连被苏联红军占领后，被当作战利品运往苏联。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将11册《大典》赠还中国政府。文化部接收后拨交当时的北京图书馆。1954年，苏联的列宁图书馆又送还中国52册。1955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送还中国3册，苏联科学院也通过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送还1册。这些历史的痕迹，在这件小小的描字纸文创上充分展现出来：叶子上的印章清晰地表明了这是满铁大连图书馆收藏过的54册之一，另外的俄文印章也印证了作为战利品收缴和之后从苏联赠还的经历。只是上面看不到嘉业堂的任何藏书印记，以我猜想，以嘉业堂这样的藏书标准，所藏图书怎样也会有藏书印之类的留痕。这张“馨”字页描字纸文创的底本，应该不是满铁大连图书馆从嘉业堂收购的，而是从英国人莫里循处接收来的5本《永乐大典》之一。

《永乐大典》因与我的先祖周叔弼先生有着密切联系，也是这件文创格外引起我兴趣的原因。1951年祖父将所藏一册《永乐大典》捐赠国家，在捐赠函中提到要“珠还合浦，化私为公”。2021年5月31日，国家图书馆以“珠还合浦 历劫重光”为主题，举办了《永乐大典》回归和再造展览暨《永乐大典》研究中心揭牌仪式，《永乐大典》的保护修复和整理出版更是列入了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十四五”发展规划当中。一件小小的文创，背后竟然关联着这样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发展重任。

一件好的文创，首先要有意思、有温度，最好还能做到在深入展开后能挖掘到的内涵，不能以为只要有珍贵文物的素材，就能做出好的文创产品，一定是先有“文”，才能“创”。《永乐大典》描字纸，就是这样一件有温度的文创产品。